

绝域纪略

小引

龙眠方拱乾坦庵著

宁古何地？无往理，亦无还理。老夫既往而复还，岂非天哉？亲友相见，问对率仓皇无端绪。邸舍无事，偶追忆而条晰之，以省问对。衰年性健忘，似多漏轶。记与吴汉槎及儿辈，屡属其撰志，而不先就，亦曰：“此生岂有还理。”则此生之徼天幸者，殆昔人所谓从死地走一回，胜学道三十年。老夫滋愧矣！

康熙壬寅七月二十七日，书于荷阴客舍。

流传

宁古塔，不知何方輿，历代不知何所属。数千里内外，无寸碣可稽，无故老可问。相传当年曾有六人坐于阜，满呼六为宁公，坐为特，故曰宁公特，一讹为宁公台，再讹为宁古塔矣。固无台无塔也，惟一阜如陂陀，不足登。

本朝控制诸夷，受人参、貂狐皮贡，爰留卒以戍之。有逻车国者，黜诸夷，使不得贡，敌之不胜，又动大众，勤舟师，遂择八旗旗八十人长成焉。复立牛鹿章京、梅勒、昂邦，以重其任。逻车亦不知其国在于何所，云舟行万二千里，不知其疆，所遇皆擅鸟枪，义遂讹鸟为老，讹枪为羌云。

天时

北斗在北，较中华微高，月出较早，四时皆如冬。七月露，露冷而白，如米汁。流露之数日即霜，霜则百卉皆萎。八月雪，其常也。一雪地即冻，至来年三月方释。五六月如中华二三月，亦复有裸裎时。日昃则须入户矣。居三年，唯两日奇寒，己亥十月初七日及庚子十二月十七日。久住者，亦诧为未曾有，余不过如长安极凛冽时耳。春多风，风烈，常十馀日无出户，入夏多雹，雹下则黍苗殒。

土地

无疆界，无城郭，枕河而居，树短柴栅，环三里，辟四门，而命之曰城。中以碎石甃埤丈馀，辟东、西门，置茅屋数椽而命之曰衙门章京，刑政地也。埤雨即圯，圯即甃。栅内即八旗所居，当事则厚待士大夫，请旨居士大夫于栅内，余人则散居诸屯。有数屯焉，随所居多寡而大小之，无旧址，无定名，如曰牡丹者，满言一日往还也。曰沙儿虎、曰沙岭、曰泥浆、曰要罗，皆类斯。山川不甚恶，水则随地皆甘冽，或曰参所融也。随山可耕，官给人耕地四亩一行，如中华五亩。无赋税焉。地贵开荒，一岁锄之，犹荒也，再岁则熟，三四五岁则腴，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。有大川，汇众川而达于海，可以舟。

有东京者，在沙岭北十五里，相传为前代建都之地。远眺之，蓊郁葱菁若

城郭，鸡犬可历历数，马头渐近，则荒榛蒙茸矣。有桥，堞存而板灭；有城闉，轨存而阨灭；有宫殿，基础存而栋灭；有街衢，址存而市灭；有寺，石佛存而刹灭。讹曰贺龙成，讹慕容耶？而北燕非此地。所掘钱多正隆，正隆乃金主亮年号。俗之祀神者，动曰乌禄，岂乌禄旧封耶？黄瓦累累，无字可寻，惟一瓦有字曰保高丽作，字多不完，岂高丽耶？环东京皆腴地，流水残山，颇似江南荒野。

四至，百馀里外，皆有大树林，曰大阿稽、小阿稽，千章之木，杀其皮以令之朽，万牛不能送，时令人发深叹焉。自鹦哥关，凡一千八百里而始至，中惟三屯，一曰灰扒，一曰多洪，一曰株龙。多洪屯各庐屋不满十行，差卒换马之地。多山多水多虾荡。虾荡者，淖也。淖不可渡，中有结草如球，车马履之而渡，失足则陷而须掀焉。冬则冰。

宫室

象鸟兽而为巢、为营窟。木颇材而无斧凿，即樵以架屋，贯以绳，覆以茅，列木为墙，而堦以土。必向南，迎阳也。户枢外而内不键，避风也。室必三炕，南曰主，西曰客，北曰奴，牛马鸡犬与主伯亚旅，共寝处一室焉。近则渐分别矣，渐障之成内外矣。渐有牖，可以临窗坐矣。渐有庑庐矣，有小室焉，下树高栅曰楼子，以贮衣皮。无栅而隘者曰哈实，以贮豆黍。

树畜

开辟来，不见稻米一颗。有粟，有稗子，有铃铛麦，有大麦。稗则贵者食之，贱则粟耳。近亦有小麦，卒不多熟，面麦亦堪与小麦乱也。瓜茄果豆，随所种而获，霜迟则皆登于俎矣。丝瓜、扁豆较难熟，熟亦不能得子。有撒兰者，结实可斤馀，其腴胜长安种。有小菱，有莲子，满人素不识，因游东京者往寻莲陂，土人遂撷之以市。有松子，有榛子。有酸梨，大如栗，贮之木罌之中，令其烂，斯啜焉。有瓠子李，色赤而涩。有麋子尾，即猴头。有蘑菰，有黄菌，有山查子。

川有鱼，不网而刀，月明燎火，棹小舟，见鱼而堪之。有遮鲈者，大可百馀斤，有骨而无刺，如中华之鲤，而其味更胜。他鱼亦随地有之。有刺姑焉，身如虾，两螯如蟹，大可盈寸，捣之成膏，至今宗庙必需之，届期驰驿而进御。鸡豚鹅鸭视所畜，客至则操刀而割，豕堕地即充庖焉。

风俗

无所谓风俗也。既无土著人，谁为遗之？谁为流之乎？八旗非尽满人，率因其种以为风俗。华人则十三省无省无人，亦各因其地以为俗，故曰无所谓风俗也。姑亦就满汉相沿之久而言风俗也。不用银钱，银则买仆妇田庐或用之，钱则外夷来贡时求作头耳之饰。至粟豆交易，或针或线或烟筒，大则布，裕

如也。相见不揖，从者皆坐，坐以炕别。每有需则与之，无则拒之，不恻也。受所与，必思有以酬之，相遇，必歉歉自道，一酬即泰然，一啻酬布帛所不计矣。

妇人多颜色，即贵人亦舄而步于衢。一男子率数妇，多则以十计，生子或立或不立，惟其意也。其悼妇甚者，倍于恒情。有弃妇者，亦倍于恒情。结发老矣，曾无他嫌，男子偶有悦于东家女，女父母曰必逐而妇，归遂不动色而逐之，即儿娶妇、女嫁婿，亦不敢牵衣而留。新妇入，儿女遂以事其母者事之。弃妇他日适后夫，过故夫庐而问新妇，相见无怍容，无恻言也。

八旗之居宁古者，多良而醇，率不轻与汉人交。见士大夫出，骑必下，行必让道，老不荷戈者，则拜而伏，过始起。道不拾遗物，物遗则拾之置于公，俟失者往认焉。马牛羊逸，三日不归，则牒之公，或五六月之久，尚能归。惟躡人田，则责牧者，罚其直，虽章京家不免焉。

最重力仆健妇，尽一室人争奉之。若大家，则择一人为庄头，司一屯之事，群仆惟所指使。炕四时无断薪，薪在五十里外，五更饭牛，日暮乃返。采薪之仆，尤司一家之命，于群众更异数焉。

跳神犹之乎祝先也，率女子为之。头带如兜鍪，腰系裙累累，带诸铜钱，摇曳之有声，口喃喃，鼓嘈嘈。以竿绾绸布片于炕而缚一豕，以酒灌其耳与鬣，耳鬣动即吉，手刃之，取其肠胃，而手<才弃>之，亦有吉凶兆。女子韶秀者，亦如歌舞状，老则厌，男子更厌矣。马神则牵马于（空）[?]中，以红绿布帛丝系其尾鬣而喃喃以祝之云。跳毕则召诸亲戚，啖生肉，酌以米儿酒，尽醉饱，不许怀而出其户，曰：神怒也。寻常庭中必有一竿，竿头系布片，曰祖先所凭依。动之如掘其墓。割豕而群鸟下啖其馀膻，则喜曰：祖先豫。不则愀然曰：祖先恫矣，祸至矣！

宁古无闲人，而女子为最。如糊窗则槌布以代纸，烧灯则削麻入肤糠以代膏，皆女子。手不碾而舂，舂无昼夜，一女子舂不能供两男子食。稗之精者至五六舂。近有碾，间橐粟以就碾。舂馀即汲霜雪，井溜如山，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，皆中华富贵家裔也。伤哉！

百里往还不裹粮，牛马不携粟草，随所投，如旧主人焉。主人随所供，不责报，亦无德色。

病不问医，无医安问，死则以敝船为槨，三日而火。章京则以红缎旌之，拔什库则以红布，再下则红纸。俗贱红而贵白，以为红乃送终具也。男子死则必有一妾殉，当殉者即于生前定之，不容辞，不容僭也。当殉不哭，艳妆而坐于炕上，主妇率其下拜而享之，及时以弓弦扣环而殒，倘不肯殉，则群起而缢之死矣。

满人不知有佛，诵经则群伺而听，始而笑之，近则渐习而合掌以拱立矣。西达子则知有佛有经，能膜拜，大约与哪嘛教同，与西土异，（仁）(?)不祀神。惟知有关帝，亦无庙，近乃作一上龛。

饮食

稗子贵人食也，下此皆食粟，曰粟有力也。不饮茶。

无陶器，有一磁碗，如重宝，然群不贵，遂不足宝矣。凡器皆木为之，出高丽者精复难得。大率出土人手，匕箸盆盂，比比皆具，大至桶瓮，亦自为之。有打糕，黄米为之，精有饼饵，无定名，但可入口，即曰佳也。多洪有蜂蜜，贵家购之以佐食，下此不数数得。盐则取给于高丽，每十月，大宗伯特遗一驿使至宁古，昂邦檄一牛禄督市盐者以行，给其仆马，至高丽之会同府。府去王城尚三千里，荒陋犹宁古也。其国亦遗一官受我使，交易盐及牛马布钱得还，凡五六十日而始竣事。闻其国亦以供应为苦。满人得盐，乃高价以售，汉人惟退而自啖其炕头之酸齏水。菜将霜取而置之瓮，水浸火烘，久而成浆，曰胜盐多多许。

跋

坦庵被罪谪徙，捐贖得还，本末总无可取，但其所记，有足备劝戒者，宁古之风，依然枝鹿之世，然中土礼义之邦所不及有五：道不拾遗，一也；百里无裹粮，二也；不用银钱，以粟布交易，三也；躡其田而罚其直，虽章京不免，四也；受所与必思有以酬之，五也。有是五者，以臻无为之治，夫何愧焉。至敬礼中朝士大夫，尤为淳厚，良以士大夫迁谪者，声名文物，足当其起敬耳。阅至开辟来不见稻米一颗，则暴殄五谷者，可以儆矣。重力仆健妇，则虐使臧获者，可以惕矣。赤脚单衣悲号肩担之下，则纨绔之子坐享膏腴者，可以惧矣。

相传宁古为金之天会府，而此独无稽，姑识之以俟考云。御儿无衣曹序跋。